

永樂大典

二

卷三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三二四十二

九真

陳

陳襄

宋史列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主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樵為友時學者沈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率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有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松謂者不得發老姦未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們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薄陰塗以墨而以惟蔽之命群盜往們必馬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者蓋長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鄉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護之於鄉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鄉疑馬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鄉以諸襄哀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己蓋講說不少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十二

懈鄉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為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于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逼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為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洿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為開封府推官監鈇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既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絳不當為中丞劉沆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領祠外安石欲以為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為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適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辛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涖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既亡友人劉昇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是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絳呂公著蘇頌范

純仁蘇軾至於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者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
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
用之論其在朝也由小都事累陳襄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時王安石
為政行青苗法襄上言臣已三奏乞罷青苗而陛下未以臣為然臣觀制
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
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為霸
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輸萬里內無疆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
凡四海九州之賦人供吾之用不為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
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均輸舉貸之事臣竊為陛下惜之又乞貶
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劉琦等罪名還范純仁除直
舍人院兼天章閣待制明年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草河北詔
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教文有奉祠紫宮以為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
州入知通進銀臺司遣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有學行與陳
烈鄭榜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四先生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為講解好薦
達人材喜愠不形于色為政多慕古人所為然或迂闊頗不為人所服云
姓氏遂華表知浦城縣摸鍾離盜在經筵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紹興元

宋集卷三十四

二

年詔曰近得襄薦章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斯為盛
矣文集曰有德之言君子之文上為人主所欽下為士大夫所宗誦其
詩讀其書想見其人襄孫輝杭州太守輝子燁持麾節湖廣四川元一統
去常州府陳襄以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出知常州府庠下窄不足以容
生徒襄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模氣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襄慶入其
中生役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沿平間召還將行
委官闕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通未償者悉以代輸
襄談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常州運乘積遺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
以為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襄以築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
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官以除而田早
有澆豐穰歲饗矣召還修起居注知諫院又按王安石學記云嘉祐六年
樞密直學士陳襄鎮此邦乃鼎新黉宇州子弟相率而至四方之士輻于
里而來乃延聘良師表厲論說而教之名臣言行錄公為主簿某其士子
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使孝于其親順於其昆信於其鄉仁於其
民由是為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于吾藩焉時有禁近大臣扶
護親長還聞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李至浦城公曰襄

時方作雖王命尚不可奪之劫以為私邪乃令既貨以後到就中樞州堂
北陳述古表直知建州浦城縣曰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高盜者述古乃
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閣祠之引群囚立鐘前自
陳不為盜者復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
祭訖以惟惟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惟摸之出乃
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
亦古之法出於小說述古公在河陽邑居隘陋盛夏公出家人問或垂簾
納涼於廳事既而其積失官婚錢二萬守者以為辭公不推由已俸償之
物議喧騰富公亦以為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積者為之河陽里胥運
置酒村破蕩產業者世以為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謬以百金僦田
兩夫募農師引沃水灌為稻畦種以糯穀比其耕耨耘耨收割也必躬泣
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俾觀稼穡之法酒村既足民胥効之落
鹵之地遂為膏腴溫造故迹復生杭徐笑謂堂北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
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以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
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
可計校資地以為輕重况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天豈知鈇鎖之在前而龍

祿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
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為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曰以
家塾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
中外之議皆以為擾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安令寢罷不職
之罪不知謹其所有召試臣不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
復修起居注皆辭以為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御批其疏近除知
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
故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尚欲固辭
豈未悉朕意歟今還卿未章當函就職遂復修注判銓馬知堂北熙寧中陳
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者粉紙時陳表侍
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
詳異不敢不奏以竹卷盛瓦數十枚奏呈冰文雖消痕跡猶在識者皆以
公為得體辨其非也述古平生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屬會
其部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
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為法者錄寡孤獨遺棄幼子失傷水
旱凶札疾疫恤窮安馬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並使漕

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
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
存心凡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彝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
或以相證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為已
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世世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
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遣為五鬼之說而襄
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
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呂氏家世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
英才為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匪于任版輔大政親近
侍列臺閣師遺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為美
不知所以仁民為國國之本也治已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修身之資也
事親為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
焉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
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庇及其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
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
於身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眾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

宋樂齋卷三十一百四十二

四

不識若喪其明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復古以治其性為本事君以
建其忠為業故雖燕居必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是以
雖家人藏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色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
樂聞已過喜於為善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教民其職精於治體其政
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眾其文貴於諫光故其出入中外裕裕然弗以進
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日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諫知
雜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為激訐故雖譏病大臣補救時政上每嘉納而
多留中世世宋葉祖洽集承奉即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陳先
生行狀 公諱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當五代之末隨王氏入閩
因家于閩之福唐今為福唐人公之考以公贈兵部侍郎昆弟五人長兄
諱則之好古力學以文稱鄉黨間號為處士絮諸孤隱居古靈村侍郎尚
幼長兄知其質美可以起家趣使事學卒兄有成得官真宗朝主邵武軍
歸化簿公時隨侍在官始十餘歲侍即常選縣之老儒使教焉每為文辭
數者多自以為不及往往辭避知縣沈君一日過侍即至公之書室見其
一榻凝塵枕席皆不治因告侍即曰公之子器度甚遠且善視之而侍即
亦自謂是子必能大吾門後授台州之黃巖尉未赴任而卒於道公方十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二

八歲扶柩反葬，親喪盡禮。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間益自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待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榜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礪錫切，相期天下之重為己任。是時學者多溺於雕篆之文，相高以故，名聲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人，而驚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聞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且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眾。然出公之門顯者，居多。公慶曆二年中進士，及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且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蠹，縮手長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為人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使於民者于

未樂大典卷三十一百四十五

五

之安。呼史議之，立行其七。徐又行其三。人受其賜，部有疑獄，多委公決。俄舉台州仙居令。時新有詔舉令，而公哀然為首。仙居為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預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並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翁然每過社，搜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園，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為民利。政尾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皇祐三年，改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陽，公常以自負所學不見知於當世名卿，及得富公從之，甚喜。富一見公，亦厚遇之。二人相得，以道義政有所為，無不以公言為聽。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也。公亦自以為高。仲於知已，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於學，至弛身任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諤、吳道分教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謗何以為知已。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為

少懈然後留公始奇之知其自信之為先是邑人多不是學公為令於此
 士之名於薦書而取科第於朝者累累有焉土人不冒水田之利上之人
 雖有知者憚於興事亦莫之敢公因政之暇行相地且得水之可以溉田
 者言之州州未之信公命其徒出泉十萬僦田二頃以試之穀稻果大收
 得穀以償出泉者其餘猶足以供官河陽人大享利至和初遷秘書丞就
 移彭州濠陽縣舟行至夔而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嘉祐二
 年遷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明年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
 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為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官闈宦官以
 及要近一例陳乞蓋東政大臣不為陛下愛惜典刑首為潰亂所有詔令
 未敢奉行尋罷祠部編書昭文館六年以祠部負外郎出知常州州南濱
 大湖民欲取水浸灌而限以運渠之高勢不能導浚修之則費極大累政
 惠之公與漕使令集賢殿修撰李復圭同志協力一月畢功州民到今賴
 之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為諸
 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受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
 二浙每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八年由度支員外郎為司封員外郎賜緋
 衣銀魚治平初以開封府推官召之將行妻官闈公帶得雜收無名錢數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五

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適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
 樂故有餘足以周物三年由開封府入三司為監鈇判官明年上即位奉
 命使虜虜人欲以生先之公以使者不當辱命固爭以禮虜不能屈使還
 以工部郎中知明州未至熙寧初召選以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尋知諫院
 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事得其
 本則為之甚易陛下先求賢德使位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
 陳烈管師常程願經行脩明且召為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未幾罷諫
 院兼侍御史知雜有旨候知制誥有關與試公上疏言陛下必以臣自內
 史過為臺雜乃是下違遠有此命陛下以義使臣臣當惟命是聽豈敢較
 計以為重輕况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正臺綱豈知鈇鎖之在前寵利之
 在後一有顧避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願覆前命詔從之俄兼判吏
 部流內銓賜金紫銓中士人被舉者常積二百餘員累年方得召對執政
 苦官之冗欲難其進以為澄吏良法公曰不清其源而澄其末何益遂白
 執政請得併伸引對自是被舉者無滯淹之患又言近日臣僚家用恩例
 陳乞親屬任使多是衝改已授人遠方寒族往復疲敝非立法之意乞自
 兩府而下如有陳乞並於季闕以前預指某處不得臨時換易士人便之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革故之始尚駭群聽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其說多見嘉納偶論事未報一日中書來召稱有旨令試知制誥公辭免不肯下筆時有執政使人趣之公逡巡謝之徐奏曰臣以負憂責不敢不言所欲言未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所有召試非臣敢當旋罷言責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仍乞補外上深器之遂賜手詔云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新磨道義以擇所願聞令覽求奏尚欲固辭豈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坐就職不獲辭命復修注判銓四年除知制誥兼直學士既不數月出知陳州未期移杭州杭州爲都會賓旋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雖號水鄉而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唐相國李長源嘗爲六井引西湖以飲民井既久廢不修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濬而麓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用沛然皆誦佛以祝命迺判蘇軾爲之記公在杭二年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溝民苦之公命修八字溝以溲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

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唐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八年召遷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從舉進奏院公去國數年一旦見上慰勞有加宣諭久之即除石司即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撰舉司天監元豐元年修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上特選公爲鹵簿便護葬事受命而公已病矣上使中貴撫問公且辭使事期迫猶不改差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將終其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泯然而應曰夫何言安以竣之耳因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鳴呼然後知公深達於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語後者孔顏之道而已公之疾也上數問左右大臣曰陳某疾減耶其逝也再遣中貴存問而公已不及見矣其亡也奏至上爲愴悼贈給事中官其子姪特及外孫加贈贈馬上方知公行且用矣公亦素有自任之志期見於用而命有所制悲夫公爲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皆曰德人

往矣所至汲汲以興利教民為事蓋其兼濟樂育之心出於天性非有所
徇而然也平居與所知論極天人之際因及變理之事未嘗不慨然有志
惜哉不見於事享年六十有四階累升為朝散大夫勳累升為護軍將軍
升為上黨郡開國侯教書第妹甚勞皆有成立第章舉進士第今為都官
員外郎妹長適前祠部郎中直史館劉彝次適進士倪天隱次適司封員
外郎集賢校理鄭穆皆當世有聞者公娶陸氏累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
長紹夫守秘書省正字次中夫守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
軍傅緝次適宣德郎方彖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公三遇大禮不
奉子弟以官欲其自立也而追念伯父嘗有功吾門其後未有仕者故於
知制誥年先奏其孫良夫郊社齋即嗚呼士常患德不足以充位而位過
其德夫雍高軒策駟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紱於腰非不崇且貴也而論之
以事業則蔑然無聞所以榮於勢者得矣其榮於義者安在是故君子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位不及人而患德之不足今公官不過郎中職不
過學士而道之在人利之在物者如此雖使公極位望於一時以彼較此
未知其孰愈也公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丘之地為退居之計
著書以自見其志志不遂故其平生所為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

宋史大興卷三十一百四十一

八

月十九日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祖洽晚得識公於京師舉
進士於開封也公為考官及公移陳州祖洽嘗在幕府朝夕相與處受公
之教而觀公之德為多故得公行事尤詳而祖洽謹擬其大者為行狀請
有道而能文者圖其不朽焉謹狀 門生孫覺撰陳先生墓誌銘 公姓
陳氏諱襄字屯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王氏入關因隨家焉今為福
州侯官縣古靈人曾祖諱令圖任闕通顯祖諱希顏文林郎果州司戶參
軍父諱象台州黃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母黃氏永嘉郡太君繼母
王氏集慶郡太君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建州浦城縣主簿浦城多世族使
據請託以隸法敗政為常縣缺令者久之公不為懼辨治有能名移台州
仙居縣令益務以禮法教其民民愛樂之莫肯犯皇祐三年改秘書著作
佐郎知益州河陽縣時司徒韓國富公為之守一見而知之士人不知水
種之利公度田二百畝為法以示人人冒行之至今移彭州濠陽縣富公
入相薦之召試充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有乞寺觀額度人為僧道士者
公論不可編定昭文館書籍知常州州瀆大湖而運渠高水不能溉公為
剗去堰壞浚之與湖通波賴其利者二百里民有父母存而出贊叱使還
養兒數十人召為開封府推官三司並缺判官上初即位使北虜虜人欲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二

屈公下坐公以禮固爭不為屈還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有詔兩制臺閣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常秩等四人知經有實行宜以禮召見補太學官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有旨知制誥闕召試公上言陛下以義使臣臣當聽命之不暇敢懷利以事上哉從之兼判吏部流內賜紫衣金魚言內外臣寮數親屬官多選人以役者請以三月為限從之時朝廷大新法而聽者為屈公數上疏論列輒留中不下召試知制誥公奏辭曰臣有言責不敢不言言未足塞責謹其可逃詔試臣何敢當又除直舍人院天章閣侍講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乞補外官上賜手詔曰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擇所願聞今覽來奏上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乃復起居注判流內銓明年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詔河決河北諸郡公當視草以水不閘下為言中書改之乞知陳州移杭州復唐相國李泌六井通判杭州事蘇軾為之記僧方人居而禪學久廢不傳公以宗本傳宗二人為之倡其徒至奔走天下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修八字溝以泄城中霖雨水潦之苦州人使之詔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徙舉進奏院公久去朝廷上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二

九

見而勞問之甚渥除尚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都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太后山陵以公為鹵簿使公蓋以病矣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四公在告久上數以問大臣及遣中貴人臨視而公已卒奏至上為愍悼贈給事中錄其子之未官者且及其外孫馬階朝散大夫勲護軍公布衣居里巷與陳烈周希孟鄭穆游鄉人尊之號四先生任宦所至必大斥學舍新器歲時行禮其中親為諸生橫經以講及任大府事劇體重猶不倦以止其樂善好學殆天性也歟資稟溫厚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人交久而彌篤折節下士所游多時聞人鄭穆劉彝皆其女弟之婿娶陸氏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紹夫秘書省正字中大夫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楫次適宣德郎方彛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所著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銘曰有嚴陳公不降色辭躬厲以正去嘗見思小邑大州視之若一勸學誨經人固不來問學醇古操行則高經術行已天語之褒如公孺孤又無黨援學士投身維帝之暮行信於友有德在人雖不百年在公猶存既陵宜喜公治昔者今葬

其鄉將配公社古靈先生年譜陳氏出自媯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三十二世孫暹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賜姓媯以奉舜祀為胡公胡公二十六世孫軫為楚相封賴川侯因徙賴川稱陳氏支分派別不可得而考在唐有陳忠其先江左諸陳世客賴川一子邕邕三子夷行夷實夷則夷行為太子太保檢校司空相文宗夷實一子翽翽一子嘉為陵州別駕別駕一子闡為陵州刺史刺史三子顯為檢校侍中江南道節度使勳為兵部侍郎顯為職方郎中侍郎一子徽日符之固始從王緒入閩家于福州任閩為太尉推誠奉國功臣大尉三子令鏞為大中大夫令圖為客省使令猷為檢校工部尚書客省一子希穎皇朝淳化中以文林郎守果州司戶參軍戶曹五子則之拱之象恢之裕之象台州黃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後改贈金紫光祿大夫舊名連之字金紫三子交將仕郎真州司法參軍贈正奉大夫襄樞忠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贈少師章朝儀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贈金紫光祿大夫真宗皇帝天禧元年丁巳是年三月公生於福州之古靈後鄉人號為古靈先生東坡先生熙寧中倅杭有詩貽公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龍放雪衣注杭人以放鶴為太守壽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

宋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二

十

年壬戌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 天聖九年辛未 明道元年壬申 明道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景祐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寶元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慶曆二年壬午是年公於揚真榜登進士第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建州浦城縣主簿 慶曆三年癸未六月到浦城有謁廟祝文 慶曆四年甲申有祈雨詩祈雨祝文送章衡秀才序 慶曆五年乙酉有答呂寺丞書答黃殿丞書 慶曆六年丙戌有答黃殿丞書是年十月秩滿 慶曆七年丁亥以部使者舉為台州仙居縣令有仙居勸諭文 慶曆八年戊子有謝闕郎中書皇祐元年己丑有勸學文天台山習養瀑記天台縣孔子廟記 皇祐二年庚寅有和鄭閣中仙居詩十二首是年十二月秩滿 皇祐三年辛卯用薦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州河陽縣有懷友人陳烈詩於仙孫五郎文 皇祐四年壬辰春過浦城有留題南峯寺詩到河陽有與蔡舍人二啓 皇祐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遷秘書丞就移知彭州濠陽縣 至和二年乙未是年鄭國畱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 嘉祐元年丙申有白頭詩 嘉祐二年丁酉遷太常博士以鄭公之薦召試秘閣校理 嘉祐三年戊戌判尚書祠部嘉祐四年己亥編定昭文館書籍有郊

祀大禮慶成詩并表吳君唐卿墓誌銘 嘉祐五年庚子 嘉祐六年辛
丑有殿中御史陳公墓誌銘是年冬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 嘉
祐七年壬寅有請願臨雅各學校主學書 嘉祐八年癸卯仁宗皇帝登
遐英宗皇帝即位公由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尚書司封員外郎賜五品服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召為開封府推官 治平二年乙巳 治平
三年丙午除三司鹽鐵判官有蘇明允府君挽詞 治平四年丁未英宗
皇帝登遐神宗皇帝即位公奉使北虜八月還遷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
校理出知明州有英宗皇帝挽詞使還成熙館道中詩二首黑崖道中詩
和東王少卿見遺詩過雁州南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詩奉使回上殿劄
子左侍禁陸君墓誌銘開封府祥符縣主簿陸君墓誌銘祭黃虞部文神
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還鄉省松楸有和程公闕遊越山亭詩春晚賞牡
丹奉呈席上諸君詩和程公闕遊宿猿洞詩二首和程公闕紅梅詩和程
大卿遊昇山詩和程大卿遊鳳池寺詩和程大卿荔枝詩和程大卿新闕
諸寺門詩和程大卿書宿猿洞詩是年冬彼召 熙寧二年己酉夏到闕
遷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公事秋除侍御史知雜
事有旨候知制誥闕召試公上疏力辭詔從之兼判吏部流內銓賜三品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二

士

服有辭修起居注知諫院四狀修起居注舉自代狀侍御史知雜事舉自
代狀辭中書候試知制誥狀赴召修注上殿劄子進誠明說并劄子知諫
院進劄子乞正臺諫官劄子議校貢舉劄子乞免御史劉述等罪狀論制
置三司條例乞行均輸法狀彈劾王介狀論祖無擇下獄狀乞疎放秀
越二獄干繫人狀 熙寧三年庚戌春詔試知制誥公自言嘗論常平新
法不聽辭不就試執政以為當出乃欲罷御史以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
使勅未下上批別進呈謂執政曰吳申全不能講欲候陳某受職留講廷
於是除秘閣校理復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仍判銓有辭中
書召試知制誥狀并申中書省狀辭直舍人院狀辭判吏部流內銓初內
名銜狀辭直舍人院判吏部流內銓兼天章閣侍講狀辭侍起居注擇日
祇受修起居注初命狀秘閣校理修起居注舉自代狀辭兼天章閣侍講
狀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乞召還范純仁狀彈御史裏行王子韶
狀彈安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三狀論差釋縣令劄子論流內銓奏避屬
官劄子論差選京朝官知縣劄子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乞止絕權貴
陳乞恩例劄子論散青苗不便乞住支五狀論尋常待罪不報及呂公著
落職劄子論王安石劄子論韓維充御史中丞與韓絳領制置司妨礙狀

論韓絳參知政事之罷制置司狀 熙寧四年辛亥秋知制誥遷尚書吏部
郎中兼直學士院冬出知陳州有內制一卷謝知制誥啓致陳州謝富相公
啓 熙寧五年壬子秋移知杭州有勸學文夫人吳氏墓誌銘十月錢送錢
塘貢士登彼公堂詩題忠定張公書後是年修錢塘六井東坡先生為之記
熙寧六年癸丑有駕部陳公墓誌銘 熙寧七年甲寅有和子瞻泔牒京
口憶西湖寒食及吉祥牡丹詩三首是年秋移應天府留守未至復移知陳
州有陳州謝到任表自杭之來過水樂院留題詩 熙寧八年乙卯有穎川
府學擇真地童子詩穎川賞花詩二首是年冬召選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駁事提舉進奏院遷尚書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大常寺兼禮儀事有
論差除勅不由封駁司劄子謝轉樞密直學士啓 熙寧九年丙辰兼侍講
知審官東院有經筵薦溫國司馬公而下三十三士章疏一卷聖會吏部資
序劄子乞定審官東院條例狀與富相公書 熙寧十年丁巳提舉司天監
冬郊祀大禮為禮儀使有依赦文舉陳烈狀 元豐元年戊午春奉勅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夏決口塞詔改新開決河曹村埽曰靈平道公為祭謝使有
詳定禮文并制樂所定銅木尺度一卷論樂劄子祭天用樂劄子崇國夫人
符氏墓誌銘故太師中書令曾魯公挽詞二首 元豐二年己未春兼判都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一

十一

省冬慈聖光獻皇后崩命公為山陵鹵簿使有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元豐三年庚申是年三月公捐館于京師壽六十有四將終書先聖先師四
字付其後階為朝散大夫勲為護軍爵為上黨郡開國侯明年九月葬于常
州且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特詔常州供應所闕後累贈少師家君重刊先
正密學遺文于顛之郡齋俾晡次第年譜以冠之庶幾生平遊宦歲月之先
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辭力晚然可見殫謹承命恭考三朝實錄暨文集
狀墓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遺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時皇宋龍集辛巳紹
興紀號之三十一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暉謹拜手記黃氏曰抄陳
密學東公平生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為念夫官錢不辦
而出俸償之固為厚人也爭新法不聽遂辭知制誥不就蓋與溫公辭樞密
副使同此一心之守道不回者也執法不行權貴人寺觀名額似雖小事所
識尤高季伯記陳襄文序李綱伯紀序襄之文曰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
言而君子之文歟上為人主之所欽嚮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誦其詩讀其
書可以想見其人劉執中作祠堂記亦曰其政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故
其出入中外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宋梅菴大全集揭示古靈先
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為吾民者父義能止其不兒友能養其弟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二

第敬能其兄子弟能其父夫婦有恩貧窮相恤兄弟有學能知
長幼尊卑是無以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一則下流子弟有學能知
禮義廉恥鄉閭有禮風時無喧喧皆以恩意往來無飲序老少生立并起貧
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愆農桑無作盜賊無
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避路少也長賤避貴輕
避重去避末耕者避畔以有時不田爭奪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
重就役不令老者倍舉則為禮義之俗矣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
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如周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
縱飲博莫相副打莫相論訴莫相侵辱莫相瞞昧愛身思事畏懼王法保
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
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致違
犯司馬溫公傳家集言陳述古劄子治平二年正月十日 上臣竊聞陝西
都轉運使陳述古昨日因巡邊安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為慮後因權溼
源路經畧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托述古
怒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
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二

七

救援致陷沒數十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
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
言之為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
唯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疆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
不懼戰鬪從來國家賴之以為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來侵擾而自避讎
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
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
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
小哉况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立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冒脆殘虐
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狼狽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扶用
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謬駭人視聽陷敗
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
生所為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按之
荒裔以禦魍魎庶使封疆之臣少加驚懼取進止尤忠敬公集於陳述古
墓文孔子之生也嘗所休止猶惡其木陰迫其毀也戒母舅代乃愛及子
孔休陳蔡之郊一飽莫續而塊然堆鼻奉祀百世以迄乎今公於孔子之

道開而習之於數千載之後焉其能固結於人心生有顯位足以行其道術致有遺愛足以流其德音公之歿久矣而此邦之人所不能忘者願典刑之具在想精爽之如臨像公儀形既脩祠事而歲祭墓下猶庶幾其未歆俯視宿草仰瞻拱木蔚然深茂者蓋庶幾知戒而無斤斧之侵况若某等推公餘澤以視學者則水懷之極且不能自禁一酌而招此故事也九原可作尚鑒時忱感淳毗陵志蘇軾寄陳述古詩慧泉山下土如瀟陽羨溪頭米勝珠賈劍買牛吾欲老殺鷄為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真堪著腐儒莫恠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迂

陳舜俞

宋史列傳陳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候

代選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且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門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債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蔬棧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或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貨為苦祖宗着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无元之意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二

十四

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賑民之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依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殺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存至必有乘時責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錐坐待隣里通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歿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足別為一賦以弊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云見履歷未傳後嘉禾郡志令舉嘉興人仁宗嘉祐四年應材識茂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為第一是時公已登進士乙科矣復中是選故文章聲名赫然在人上始授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宰山陰秩未滿詔試館職不就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且自劾因忤執政貶監星江酒稅

公在貳日與太傅劉毅之跨雙楫以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公直道自守無所回撓遂絕意仕進得著書立言有都官某進卷行于世將之奇序更坡六客公與馬江州寓公傳令舉秀州人博文強記推進士第又中制科熙寧中為山陰令以不奉行青苗誦南東監稅初見廬山欣然賦詩曰萍洄江上山千里皆可愛忽見匡廬峯乘勢一何大崖崑青天弄鏡鑿白雲蓋藤蘿拂金繩瀑水掛玉帶赤雨龍穴藏翠空鳥飛礙疑非紅臺間遊在萬物外聞有高世士既雲不知載飲露凌朝霞滿月下天鏡軒冕何足道天地乃投芥吾能與之游無庸去浮海既抵郡又賦十絕有白石磴梯山一里高荒煙源美稅漁樵官廳事冷人應笑免對青苗強折腰自古匡廬是勝遊謫臣何敢計淹留城中未有看山處客館僧坊謾舉頭時劉洪致仕居廬山林泉之嗜畧同遂相與乘黃犢遊覽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輿地紀勝舜俞作賦牛歌語在劉洪傳好事者爭作歌舜俞俱和之和部使者毛某歌曰君平山前白雲老五十休官何太早咄哉官卑莫行道高鳳豈肯爭梁楫愛山愛水去無時漸老更買黃牛騎長髯老奴挈犢隨自紉岐岐山人衣因鄰湖邊有逐客也解忘形樂泉石不使執轡從翁遊翁自出錢為買牛山中酒美數醕我醉裏詩成要我知市

兒指點應不識底不輕表走快馬毛夫子真國士出關風誦宜直指滿酒本是神仙人功名強為蒼土起聞說騎牛不詎詞手臂紅股為作歌美辭百卉鋪錦綉雄辯三峽傾銀河我牛入山路漸熟好歌吟聲易成曲明年思亦當放還直入深雲無管束久却劉家買牛黃金錢又得毛公騎牛碧玉篇和漢子怨歌曰陳子無能久棄廢騎牛入山學道世劉子有道憂天下欲取相印乘駟馬二子相逢湖水頭進退兩忘俱未酬長歌對市人聞者應那偷君不見蔡澤不相終躍馬又不見寧戚未遇先飯牛腰懸六黃印康食萬戶侯人生顧何常古來海水生赤桑少華一奉已為谷白日出明朝陽男兒益指事乃了目睫榮悴空悲涼水之曲山之傍歲窮且飲酒富貴無相忘後李公麟畫為騎牛圖舜俞每恨惠遠周景式輩作山記疎略而渙舊雲雜錄聞見未暇銓次舜俞採其說參以記載者書所傳畫則山行旁抄夜則發書考訂泓泉塊石具載不遺折衷是非必可傳而後已又作俯視之圖尋山先後之次以冠之為五卷八版其動舜俞後北歸以授李常于濟南遂行于世舜俞官至屯田員外郎卒山南北留詠甚多時人以此稱之宋蘇東坡蘇軾陳令舉文鳴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

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昇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持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衣哉天之所付為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輒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昇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亦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墳而弔其子也嗚呼衣哉尚饗遠游渭南集跋東坡祭陳令舉文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沉壓頓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疑為金石精氣去為神明亦烏足怪彼憤者因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游謹書

陳長孺

宋劉忠肅公集陳長孺國博墓銘公諱存標字長孺姓陳氏曾祖諱咸卿祖諱肅贈吏部侍郎考諱希古贈秘書監公以廢補太廟齋郎調保州保塞縣主簿光州司法以處州龍泉縣令舉監汾州水利西鹽得眼疾所謂內障者求鑿以歸又二年致其事除太子

宋史六卷卷三十四十二

十一

中舍英宗即位改殿中丞賜緋衣銀魚令上即位進國子博士熙寧五年六月五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九公性至孝幼失母實鞠於祖母永安太君方氏及長而秘書公分務南都退居東平其所以奉親自養禮賓友內外晏然無所不樂而忘其身之疾者緣公於子職盡也如是九十餘年既居喪而方夫人猶在寢及事二季父益以謹順與諸弟友愛相與以安貧服禮為事歲時恭慎祀饗自始事迄卒祭朝服以俟酌酒饋食有數有序每獻再拜興俯屏息於几筵如親其馨容而有所受命者主婦子侍御率以祗恪無敢跛倚與朋友久而不渝和易以愛人雖賤夫遇之有禮自秘書公之亡於是三十年鄉里之盛感巫替朝譽而暮毀者凡幾家至論清白有常能持其門戶則人必指陳氏而稱公曰吉德君子也雖然臨之以義利蓋有不可動者保塞上官或屬以私公謹對曰不可僚友謂之曰以是居卑非身謀也公曰士窮達得失不有命乎而道固若是議法有守不可撓而本之以恕疑者必傳輕此多所平宥汾州課增行於格當賞矣俄以疾廢而至於亡鄉人莫不咨嗟以善人不得報焉惜公少舉進士有聲名善作詩晚讀佛老書信事顯為夫人善氏故崇儀使榮州刺史諱之女生四男熙早世熙熙默皆服儒一女歸鄭儒繡室夫人之妹封金華縣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二

君先三年止生一女不育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葬公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鄰上里先塋之甲穴公某長舅也方不幸幼孤實公守之又親之以俾成人於葬也其可以不銘銘曰倘惟博士孝悌有儀維畜不施維善不耆維其命之是以順之維德不疢何公之悲

陳慥

容齋三筆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兒妬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已秀英君恐是其妻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此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米論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將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夫一任放不辦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元一統志陳慥字季常本眉人陳公弼之子寓居于黃之岐亭號龍丘子蘇軾謫居與之往來唱和東坡有方山子傳黃州府志季常號龍丘居士元豐三年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五日賦詩而別宋蘇東坡集方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四二

十七

山子傳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剽里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遇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峭方儻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寇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謔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嗚呼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答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憐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真土前十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夫游西山鶴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洛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廬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僅見之與姓氏遺華李常號龍丘居士自洛之蜀以駿馬載二姥過溪山住處留數日卜居黃岡北稱靜菴子瞻贈臨江仙細馬遠驪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使高家誰知巴峽路得見洛陽花迴旋落英飛玉

蓋人間春日遲斜十年不見紫雲
車龍丘新洞府銘鼎舊丹砂

陳知雄

宋畢西臺集陳水部墓誌銘君諱知雄字守柔陳氏故右
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
克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為蜀
郡閬中人後徙鄭今為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
光祿寺丞為人博文雅記個儻任無節喜調人之急其仕官不畏強禦日
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
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為上官辨事為所中傷而廢其年未三
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沿平中以神宗皇帝即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獲
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閬里日飲酒為詩為治宅種田
油然自得出入游縱譏笑諛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病自此衰矣
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它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
病即待死耳不憂故不衰和者以為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
往來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歎息焉其後正議公薨君持喪居鄭里至
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迄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

宋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四十二

十六

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
尉次曰恭次曰恭女三人長適石通直即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
卜以某年日月葬公於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三銘於東平畢某某之
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即正議公之從兄君於某母黨也其可不
銘銘曰 噫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宅其身任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
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令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陳太素

宋史列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
評斷官又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任
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原人情以傳法意眾
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論建亦或不中每臨案牘至
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困圍之苦豈不甚於我也歷知江
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迹如在大理圖疾數求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累官
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喜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
文直斷不可求曲法求曲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
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
運使和湖撫汝襄洪宣鄆滑八州襄州飢人或群入富家掠困乘獄吏鞠

以強盜奉曰此脫死耳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為例終司農卿又有杜魯者濮州人為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置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臣故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傷勿赦皆著為令宋胡文恭公集頌太素等至中舍海詞勅具官某等朕以季秋吉辰消誠孝饗薦電之夕休氣重蒸而祠官祝釐歸福於朕思與九服之士同均百順之規以明乾乾之普無不周也以爾等文修士粹參服王官或專據守符或別抗倖乘齋祠之恪述職于外有繕治貢助之勤議勞則均章賞維等用其爾茂秩往復我思

陳景元

真仙道鑑字太虛宋神宗賜號貞靖建昌道士遇張無夢授秘術通儒玄名聞朝野後得道長嘯正坐而化

陳遷

羅山志陳遷字德升年十六游學金陵以強記聞王荆公嘗命與陸農師徧觀蔚山碑無慮百言歸而暗錄不遺一字越二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二

十九

國因病留蔚山與勇禪師言話有契勇與頌云胡孫兒子太惺惺愛弄千年鬼眼睛不現宰官身說法時時來我頂頭行即棄儒冠逸于鄉里寬心禪寂高噴燈錄蔡元復未世英諸顯人咸師事之

陳圓

南康志陳圓字德方星子人飽學獨行嘗應制舉當時賢良之名甚著後隱于城內後山士子從之學鄉里名筆多出其門蘇

黃諸公皆器重之太史過南康駐輿尋訪其家賦詩有城中咫尺雲橫榜獨立前山望後山之句又為名其堂曰獨善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四十二

重錄總校官陸即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沈馬臣林燠

書寫士員臣曹嘉賓

國點監士臣馬承志

臣吳職